

施秉民间文学集

第一集

施秉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印
施秉县文化馆

前 言

我县是以苗、汉为主的民族杂居地区，民间口头文学，相当丰富。为了发掘和继承这份遗产，用文字记录下来，我们从现在起，将不定期的编印《施秉县民间文学集》。

编入本集的，是建国以来，我县各族业余民间文学爱好者搜集整理的童话、神话、笑话、传说、民俗、故事等共五十篇。其中，大部份曾被省、州、县刊物登载过。

从本集中，可以看到，各民族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但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物质文化交流，彼此相互渗透。因此，在一些传说故事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民族聚居区域相比，自有其不同点。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汇编工作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3.11.

目 录

前言

张古老斗雷公	(1)
张古老砍“梭罗”	(6)
瓮蓬洞的雷公锤	(10)
河边划龙船、高坡吹芦笙	(17)
基仰略	(25)
姑妈打发女出嫁，亲舅拉狗去吃酒	(27)
欢乐的清水江畔姊妹节	(29)
灶神和火坑神	(35)
巧媳妇	(41)
张毛桃算命	(46)
桑娘	(54)
一丈四尺布	(56)
三万五与三万六	(58)
你们说是不是	(61)
抬去埋了静悄悄	(64)
鸟舍印	(65)

郭姨和勾亮.....	(71)
找脑壳.....	(74)
土地堂.....	(76)
百兽国的分离.....	(77)
牛是怎样来的.....	(82)
牛王生日的由来.....	(84)
水獭为什么捉鱼.....	(85)
燕子为啥住家不住坡.....	(86)
马桑树弯腰.....	(91)
蚂蝗和苍蝇.....	(97)
“给阿”的来历.....	(99)
半岩上的烂板草.....	(102)
大象、老虎和兔子.....	(103)
螺蛳姑娘.....	(107)
找眼药.....	(115)
管他三七二十一.....	(120)
俩弟兄.....	(126)
“败家媳妇”.....	(130)
卡丹.....	(134)
兄弟遇猴记.....	(137)
顺玛.....	(140)
年年穷.....	(144)
青蛙后生.....	(147)

一罐银子的故事.....	(150)
婆婆嫌媳妇的故事.....	(152)
金银鼠.....	(157)
白云姑娘.....	(159)
俩老庚.....	(162)
老虎咬的.....	(166)
姐妹回娘家.....	(168)
加玫和加沙.....	(171)
虾哥和阿么.....	(178)
七妯娌分家.....	(181)
侗家的传说.....	(186)
附：《施秉民族节日概况一览表》.....	(191)

张古老斗雷公

(苗族民间传说)

为那样鸡嘴尖、鸭嘴扁、鹅脑壳上有个疱？提起来还要从雷公和张古老①的故事摆起。

雷公和张古老是弟兄，雷公是哥，张古老是弟。两兄弟因为脾气合不来，分了家。

雷公仗着自己是哥，霸道得很，天上地下的他全想要，只分给张古老一只狗。

张古老不干，因为狗不会犁田。他提出来样样不要都可以，牛一定要分给他，好犁田犁地盘庄稼。

雷公一听就发火，楞眉鼓眼地说：“你要牛也可以，不过，我们两个来比比本事，谁本事大，牛就归他。”

张古老笑咪咪地答道：“哥，要得嘛，你看比哪样好。”

雷公万不料张古老敢跟他比本事，嘴上不说心里想：这天底下还没得哪个搞得赢我雷公呢。便说道：“你是兄弟，比哪样由你提，免得二天人家讲我当哥的欺负你。”

张古老把周围团转一看，说：“我提就我提，哪个踩得动前边那座石头砌的通天桥，就算哪个赢。”雷公说：“要得，是你先踩？我先踩？”张古老说：“你是哥，当然你先踩罗。”雷公大摇大摆地走到桥中间，正要踩。这时，只听张古老喊了一声：“哥，慢点，先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说完飞快地跑到屋当头草树上，抓了只麻雀放在荷包头，赶了回来。

比试开始了，雷公阴倒②用劲，把脚一跺一松，跺得石桥一闪一闪，跺了几下，得意洋洋地走下桥来，歪着头用眼瞟着张古老。张古老不慌不忙地走上石桥，对看雷公喊道：

“哥，你听好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跺断了桥，你上不了天莫怪我啊。”接着他毫不费神地用脚尖一点一点，点一下，手在荷包头捏一下，捏得麻雀叽叽喳喳叫。他连点三脚，麻雀连叫三次。雷公脸都吓白了，说：“兄弟快莫跺了！桥遭你跺得叽叽喳喳叫，再跺就要断了，算你赢了好不好。”等张古老下得桥来，雷公却走过了桥，站在桥那边对张古老说：“那牛，你单人独手的难得招呼，还是我拿去喂。你几时要用，几时来借。”张古老虽然比本事比赢了，牛还是被雷公霸占去了。

春天来了张古老跑到雷公那里去借牛，好话说了几大挑才把牛借来，限定三天就还。张古老越想越生气。借自己的牛，看人家的嘴脸，干脆大家都莫要。他一气之下把牛杀吃了。到了第三天，张古老把牛尾巴栽进田里，又跑去找雷公，隔老远就喊：“哥哥，怪罗！你那牛钻烂泥田了，我拉都拉不住。”雷公一听，急得连铁锤钻子都忘了拿，慌慌张张地跟着张古老来到田边。一看，牛果然不见了，只见烂泥田里还剩半截尾巴。张古老催着说：“哥，你不快点扯，慢了只怕连尾巴都抓不到了。”雷公慌得也不管泥脚深浅了，几大步踩进田里，伸出右脚，用脚大拇指夹住牛尾巴，便猛劲往上一扯，只见他往后一坐，来了个仰面朝天，倒在田头，整得一身烂泥。他一看牛尾巴，气虎虎地说：“哼，别

个借牛犁田，你借牛来杀吃，三天之后，我不来劈你天都不答应。”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

张古老回到家里，连夜剥桐子，第二天把桐子榨成油，接着又架起大锅来熬油胶。第三天麻麻亮，他爬上房子把桐油胶淋在瓦上。等他下房进屋，雷公已经提着铁锤钢钻来了。他前脚才踩上瓦，被桐油胶一滑，便一翻又从房上滚了下来，滚进了后阳沟里，铁锤钻子掉在一边。张古老眼疾手快，顺手捞来背柴用的柴码叉，把雷公叉住，捉来关在铁笼笼里头，上了锁。又到屋后草树上，扯了几大捆草来到铁笼边。说：“哥，你是难得接来的客，这回你可要多坐几天。顺便也请你帮我搓点草索索，几时搓满这铁笼笼，几时我送你回去。”说完，就走进后园栽葫芦瓜去了。这瓜子落地就生，见风就长，一天牵藤，两天上架，三天就结瓜。

雷公在笼里头搓索索，搓了一天又一天，搓得一点，张古老就从铁栏杆里往外拖一点，搓去搓来总是搓不满。一连三天，搓得雷公鬼火冒。他把索子一丢，在笼子里转来转去，翻上倒下，站不是，坐不是，毛焦火辣的。有个娃娃过路，看到他那副样子，喊道：“你们快来看罗，好看得很。”雷公听了，连哄带诓地说：“你去找个铁锤来，我玩个还要好看的送你看。”那小孩听说还有好看的，便跑进张古老家堂屋，把放在桌上的铁锤拿来了。雷公接过锤，眼睛几眨就是几道火闪，扯得飞亮，接着一炸雷把笼子劈开了，他提起铁锤屋前屋后团团转，到处寻找张古老算帐。雷公找来找去找不到，恨恨地说：“哼，你躲得初一，躲不过十五。这回回去我放水来淹。看你还往哪里跑。”说罢，拿起草索的一头就走了。

雷公回到天上，把草索往天门柱上一拴，来到河边，把天河打开一个缺口，只听天河水“哗啦啦”地往下倒，转眼间山坡滚水，平地起浪，淹没了田地，卷走了房屋。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直涨到天水相连，一望无边，他才关了天河，断了雨脚。

雷公只为了要整他兄弟张古老，全不管人间的死活，放洪水淹了天下。第八天早晨，他老是担心张古老心计多，不知淹死没淹死，便打发鹅去看看。鹅听到吩咐，张开翅膀，一路拍拍打打地扑进水里，游了一阵，看见张古老坐在切开了的葫芦里，在浪上一漂一漂的，赶紧回来跟雷公讲。雷公听了，硬说是鹅在扯谎，顺手就是一磕，把鹅头敲起了个大疱疱，痛得它“吧，啊”地直叫唤，直到现在鹅头上那疱都还没散。

雷公又派鸭子去看张古老还在不在。鸭子听吩咐，摇摇摆摆地晃着头踩进水去，游了一阵，看见张古老坐在葫芦里，用手划呀划的，连忙跑回来跟雷公讲。雷公听了，硬说鸭子欺骗他，气得他一脚就跺在鸭子嘴巴上，把嘴都跺扁了。鸭子痛得“妈呀、呀、呀！”地哭，声气都哭哑了。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雷公又把公鸡喊来，叫它去看看。鸡不会凫水，怎么办？它一翅飞上屋顶上，昂头挺胸地东瞧瞧，西望望，南看看，北瞅瞅，颈子越伸越长，它“啊”的一声还没喊出来，就赶忙用翅膀把嘴捂住了。原来它看见张古老坐在葫芦里收草索，收得那葫芦慢慢地正向南天门移拢来。它一翅飞下屋顶，慌慌忙忙地向雷公走去。但一想起鸭嘴鹅脑壳，吓得伸一脚，缩一脚，走一脚，站一脚，打着主意朝前去。来到雷

公身边低声低气喊道：“雷公公啊雷公公，我站得高看得远，东南西北都看过，一直看到了天边边，连根草草都没见，莫说是一个张古老，就是十个张古老也早淹死了。”雷公听了，高兴得一阵哈哈大笑。为了庆贺张古老被淹死，感谢公鸡说实话，他弯下腰去，用手托着公鸡下巴，轻轻地朝前一抹，雷公虽然想抚慰公鸡，却没想到把鸡嘴抹尖了。公鸡虽然觉得嘴巴有点痛，为了表示对主人的忠心，装得若无其事地抓紧爪爪，弓起背背，“喏，喏，喏”地陪着雷公干笑，一直笑到现在，还每天都要笑上几回哩！

不过，鸡笑是笑，可它笑一回就要红一回脸，特别是和鹅、和鸭子做一路的时候，更是这样。不信，你可以去问嘛。

流传地区 施秉一带

讲述人 王应光（苗）

搜集整理 成文魁

注解：

①张古老：即姜央的另一个名称。姜央和雷公是从“妹榜妹留”的十二个蛋里孵化出来的，所以是弟兄。但姜央是人类的始祖，雷公则是神。苗族神话姜央斗雷公的故事，是说时洪水滔天的原因。在苗族地区，大多数称这人类的始祖叫姜央，少数地区叫张古老。“张”即“姜”的转音，“古老”即苗语“告娄”的转音，“告娄”即老头、公公，张古老即姜告娄。

②阴倒：方言，暗暗的意思。

张古老砍“梭罗”

传说张古老和雷公两弟兄天天吵嘴，当妈的劝了一回又一回，劝住这个，那个吼；劝住那个，这个又跳。实在无法，只得把他两兄弟分出去算了。从此，雷公跑上了天，张古老在地上，飘游浪荡，吃的百家饭，哪里黑就在哪点歇；吃饱睡足之后，就编些魔法去捉弄人，日子一长，远近都出了名。大家讲起他就摆脑壳，“那个‘报应崽’呀！又尖又懒又孽障。”

他妈虽把他们弟兄分出去了，但崽是娘的心头肉，总是牵心挂肠的。加上，每隔不了三两天，就有人上门来，不是告张古老的状，就是劝她还是把张古老喊回来，管到点，免得今后惹出大事来。

讲的人一多，张古老的老妈心动了，打发人去把张古老找了回来。有一天，张古老的老妈心想，人多说我儿坏，等我试试看。于是，她对儿子说：“古老呀，妈有事，上不成坡了，你去帮妈打一背篋猪菜回来。”

张古老来到坡上，东割几手，西扯几根，懒劲上来了，浑身不舒服就倒在坡上睡着了。太阳落坡了，晚饭也做好了，雀雀鸟鸟都在喊回家啦；当妈的靠在门枋上，眼睛望大了，还是不见张古老回来，便急急忙忙出门去找。她来到坡上，只见个背篋，装了满满的一筐猪菜。人呢？当妈的连喊了几声，却没听到答应，只好背起猪菜回家。

走着走着，她感到背上被锥了一下，反手去摸又什么也没有。她又顺路走着走着，背上又挨锥了一下，再摸，还是没得哪样。等她累得出气不赢把猪菜背到家，往阶檐坎上一放的时候，好家伙，张古老掀开猪菜，从背篋里跳了出来。手头拿着一棵槟榔刺，哈哈连天地说：“好久都没得我妈背了，今天又得妈背我一回。”他妈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她想：唉，当崽的和妈开个玩笑，也算不得那样呵，等明天，我再试试他看。

第二天，他妈打发他去砍柴。张古老提着柴刀，来到坡上，东砍几根，西剔几丫，懒病又发了。一屁股坐倒树根脚，靠着树子打瞌睡。等他醒来，一看太阳又偏西。他爬起来就是一趟子，跑得汗淋淋的，进屋便喊：“妈，我扛柴到后头坡了，饿得很啦，你老人家去扛一肩，我扒碗饭，喝口水就来接你。”他妈看儿子累得那个样，蛮心痛的，便从大门出去了；当妈的前脚才走，张古老打开后门也走了。

老妈来到后头坡，果然看见一捆柴，斜靠在路坎上；心里高兴极了，就老打老实扛起回家。一路上，老妈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指望儿子来换一肩；可是，连张古老的影子也没看见一点呢。好不容易妈才把柴扛到大门口，进门就喊：“古老呀，你快来帮妈把柴扛进屋去吧。”

“妈，我在柴里头呢，你扛起我咋个下得来罗！”这一下，气得老妈把柴一甩，张古老才爬出来，还笑嘻嘻呢。

老妈心头着难过，试两回，儿子就捉弄她两回；但她还不死心，决定再试儿一盘，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看他回心不回心。一天，老妈又打发张古老去打猪菜，不等太阳落山，她便从屋当头捞了根钎担，来到坡上一看又没见人，只见背

篋里的猪菜装得满当当的，话也没说一句，举起钎担装着要打的样子，喊道：“‘报应崽’，你快出来，好好跟妈认个错，妈就饶了你。”连喊几声，没听动静。老妈急了，伸手就去猪菜里抓，谁知手一伸去，上面装的全是“荷马菜”（一种有刺毒的植物，可作猪饲料），毒着锥得她恶痒恶痛。老妈气登了，她一钎担往背篋里插下去，只听得“妈也！”一声，张古老从旁边草窠窠头跳了出来，笑得在地上直打滚。

老妈见了，叹了一口气，再也说不出话来。老话说，事不过三。这一回，老妈算相信大家说的了，儿子确实是个又尖又懒又孽障的“报应崽”，打他打不着，讲他又不听，真是一个大祸害，是得想个法子把他收拾一下才行。

吃晚饭时，老妈端着碗边吃边对儿子说：“古老呀古老，妈的年纪也大了，说不定哪天一口气不来就归着了，老衣老被我都有了，就是还差一盒‘老木’呢？”

张古老说：“妈，你老放心死去吧，你死了还有我嘛，那‘老木’就包在我身上了，一定找最好的给你老。”

老妈又开口说：“崽呀，听人家讲，梭罗木做‘老木’最好。可惜，树子长在月亮头，哪个敢去砍呢？！”

张古老一听说：“妈，只要你老人家喜欢，别个不敢去，我敢去。”他心想：月亮里的树子可以不花钱，当然好，说干就干。他把碗筷一放，左手拎起画眉笼，右手掂斧子，趁黑摸到了月亮上，把画眉笼往树枝上一挂，抡起斧子砍起来。

张古老砍了好几斧，才砍去寸把深的样子；可是当他一歇气时，树子又长拢了。他左一斧，右一斧，砍了一晚上，

等天亮一看，连个斧子印印都没得呢！他只好回家来跟老妈照实讲了。老妈听了后说：“呆子，那梭罗树不是一般的树呀。听天上人讲，砍几斧就要用颈子去比一下，那‘斧门’才合不拢来呢。”

第二天晚上，张古老果照老妈讲的去做，砍几斧头比一次，那“斧门”果真不合拢了。心头一喜欢，他越砍越猛，几家伙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完了，心想歇歇气再砍，又怕斧门合拢了，干脆便把颈根往斧门上一放，打算歇饱了气再砍。那晓得斧门慢慢合拢过来，把他卡住了，脑壳退不出来，身上又钻不通去，既不好动手动脚，斧子也派用不上。他心一急，发了牛脾气，张开嘴巴就用牙啃，“咔嚓、咔嚓”的木渣一块一块往下掉。有块木渣，正好落在老妈头上，她抬头一看，只见差尺把厚，树子就要啃断了。于是喊道：“古老古老，你莫忙，等妈给你送点吃的来，好再加把劲。”

张古老被梭罗树卡得莫奈何，脚手不沾地，又累又饿，听了老妈的话，老实不啃了。不多一会，老妈给他送了个七箩筲的杏子来，张古老抓起只顾往嘴里塞，一口气把七箩筲倒生不熟的杏子，嚼得一千二净。他抹抹嘴又往树子上啃。拐了，牙齿发酸了，不管用多大的劲，再也咬不起，啃不动了。

世上的人们看见张古老被梭罗树卡住了，都很高兴地说：“这一回呀，世上又少个祸根啦！”有许多的人跑去看望他妈，说七道八的都有：吃过他亏的，说：“干脆把他整死算了，免得留下祸根”；沾过他光的，说：“人嘛，哪个没得点差错，还是想个法，把他救出来吧。”

张古老的老妈，前三后四想了又想，摇着头，叹着气

说：“唉，算罗，一不打死他，二不放出来，留他在月亮里头，挂在天上吧！让天底下的人，也有个镜子照一照！”

从此，张古老便在月亮里，谁也不想去救他。有的人，看着看着笑了，指着月亮对娃娃们说：“你看，那就是张古老呀！谁叫他不听妈妈的话呢？真是活该！”有的人看着看着，头直往下低，谁又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呢？！……

流传地区 施秉一带

讲述者 吴朝贵（苗）

搜集整理 成文魁

瓮蓬洞的雷公锤

（苗族民间传说）

施秉县城东十三里，望城坡脚，许阳河上，有个叫瓮蓬洞（又名：诸葛洞）的陡滩，在那段数百丈长，乱石横躺竖卧的滩头，有一墩高好几丈，重嘛，少说也有十几万斤的大石，垛在河心。似方不方，倒园不园的像一个竖在那里的枕头，又像一把掉了把子的铁锤。那叫雷公锤，还是洪水滔天那一年，雷公和张古老相斗，丢在那里的。不信，你去问泥蜂子（注），直到现在，它都还在念这回事哩。

讲起来还有个蛮长蛮长的故事。

雷公和张古老这两弟兄，为了分家之后，借一条牛，当哥的雷公吃了亏，一怒之下，跑回天上，打开天河，放了七天七夜水。成心要把张古老淹死，出出心头的闷气。雨停之后，洪水直淹到了南天门，他高兴得哈哈大笑，心想，不怕你张古老狡猾，这一回，不死也要泡脱你几层皮。公雷

那晓得，张古老坐在葫芦头，百无大事，边扯边收着雷公搓的带上天来拴在天柱上的草索索，正慢悠悠的向南天门飘。当葫芦一靠近南天门外阶沿坎，张古老一纵步跳下来，几大脚跨到大门边，双手像擂鼓擂得天门“冬、冬”响。

雷公把门折开，惊得向后一退，便立竖竖，呆痴痴的“昂”在那里了。心里不住的叽咕：我的天呀！我放了七天七夜天河水，他浑身上下干巴巴的，纱都没打湿一根。这……。

张古老看着雷公那样子，强忍住笑，说：“哥，你干的好事，把我冲得一千二净，差颗米连命都丢在你手头了。好嘛，这一回地上没得我的搁落处了，不管你欢喜不欢喜，也要搭伴你当哥的在天上过这一辈子了。”说完，一屁股就坐在门坎上。

雷公愣了大半天，才隔隔瑟瑟的开了口，说：“哎呀！兄弟，你快莫提了，我是悔都悔不转了。水一齐天，我又派鸭子又派鹅，四到八方去找你，万不谙你没死哩。嘿，嘿，你是难得上天来的客，这一回你打脱命，讲不讲我也要多留你住几天。”

雷公说的也是真，他老实后悔。后悔不该放这一场水，偷鸡不得倒蚀一把米，把张古老惹上天来，少不了三天两头给他找岔子，弟兄不和还好讲，只怕捅出个大乱子来，他也

难脱爪爪。

雷公想方设法要把张古老打发走，于是，便东扯葫芦西扯瓜，边讲边打主意。张古老听得不耐烦了，头一歪，眼一闭，鼻子“哼”了一声。

雷公赶紧把话头一转，说：“唉，不是我当哥的心肠狠，只怪我生来是个急性子，直人办蠢事。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放水去淹你呀！”

张古老不做声。

“嘿，嘿，好喽好喽，我马上去把天河水收了，捅他几个洞洞，把地上的水放干，你坐几天还是回地上去，老人不讲的话，‘误了一年春，十年扯不伸’，你有家有业的，田土还靠你种呢？！”

不管雷公讲好讲歹，张古老高低不讲话。等雷公去收了天河水回来，只见张古老坐在门槛上打瞌睡。雷公蹑手蹑脚地走拢去，正待下死手。张古老装做伸懒腰，一个呵欠，手伸出去，恰巧碰在雷公鼻子上，吓得他慌忙说：“兄弟，你老实是累了，要不嫌弃，今晚就和当哥的同床睡罗。”

张古老跟着雷公进了屋，上床后，头才挨着枕身上还没落平，便扯得扑簌连天的。一边扯扑簌，一边把枕头拖出来，往雷公脚边移。睡到半夜，雷公脚轻轻刨一刨，脚刨在枕头上，刨一下，枕头动一下。他只当张古老睡熟了，牙一咬，狠命一脚蹬去，一个枕头被雷公蹬下了天。

第二天早上，雷公醒来，见张古老好端端的睡在他侧边，他又气又恨又无法，只得把张古老摇醒，说：“兄弟，天亮了，快起来。你实在喜欢和我睡一头，今晚我们就睡一头，叫你睡个饱饱的。”